



薊丘集卷之三十四

薊丘王嘉謨伯俞 著

門人關中盛以弘子寬

友人濱州王文運子相

弟 嘉詔奉孺校

疏四首

貪儉宦官結黨行私鬻權黷貨懇乞

聖明亟賜屏斥以清 君側事疏

臣竊惟自古國家治亂係於用人賢才滿朝則

天下治宦寺干政則天下亂漢唐以來未有易
此者也夫宦官之設誠不可少然高皇帝祖
訓中戒諭最嚴建置雖多要之於洒掃供奉之
外無加焉良以其勢親其類狎覘歡愠則識慘
舒承意指則知嗜好貪欲滋則私黨易結中外
隔則炫鬻不分人主若以為無他而憑依影
響之間已有震撼之權蔓延之勢不可不察也
臣觀往昔閹人其根據之深瞰隙之巧造禍之
烈無論庸主即英明之君少不加察亦且不免

要其所自則以結黨賣權所由來者久耳及其
勢不可制真如社之有鼠人之病癭足以同斃
靜言思之可為流涕皇上聖明天縱威福在
手禁廷咸歛息以待命孰敢踰越萬曆十
九年中貶逐內官邢銳等節奉嚴旨惡姦
黨之縱恣責言官之隱默防之甚周辨之甚早
臣下既仰贊天威而官府一體皆欲求言慨
然思一喙之忠若不可得尤為盛德之事臣
待罪掖垣每誦前旨輒凜然思悚然恐其人

之復出也今茲撥拾風聞推原情事竊見司禮
監太監田義罪過多端欺蔑太甚 皇上見義
日在左右以為此趨走小臣耳不知迹其所為
皆是鬻賣威權之事私有朋黨與古之亂人國
者不殊及今不除為憂方大臣謹按其行事條
為八罪昧死以 聞義之為人天資亮悍志趣
乖張藐視 朝廷撼搖臣下奴僕頤指乎廠衛
機械巧中乎縉紳收拾內臣之陰狡者以為腹
心威行 官壺莫不悚息如司藥局太監張明

乃其黨人之魁也義深與交驩俾其造為奇巧
鄙褻之事欲蕩 上心宣言於外幸而 皇上
日在靜攝無間可乘然猶蠢蠢觀望未已植黨
懷奸欲眩 陛下之明而成壅蔽其罪一也串
同張明收納 內府庫錢糧如沉香白蠟等物
造弊百端歲獲銀且數萬商人為之困耗侵剋
內帑敢干 陛下之法而行貪欲其罪二也邊
將李寧失事御史糾劾提解 皇上憐其才勇
赦之耳義乃受其金珠十二袋語人曰原疏

留中我實主之敗壞邊事傷 陛下之恩而沮
公議其罪三也沐昌祚欺撫臣特令省改 陛
下念其舊勲恕之耳義乃受其萬金許以保全
私通藩鎮蔽 陛下之仁而失勲臣心其罪四
也巡撫秦耀沈鈇論其貪縱業已拿問已而恩
譴稍寬義復受其萬金語人曰 皇上索其金
而赦之誣蟻 聖明汗 陛下之名而起天下
疑其罪五也其姪田瑢愚蠢無比賣菜荷穢之
流耳義令冒濫工程得陞錦衣百戶俾其暴橫

于京師褻瀆名器盜 陛下之爵而私其家其
罪六也廣收惡少搖動外廷凡百金千鎰之賂
無日無之皆趙綱楊忠等為之授受如為原任
鴻臚寺序班齊問鑛求隨堂致其兄弟興訟武
生會舉極為小事受郭商人子數百金囑其取
中如此之類狼籍紛紜未易枚舉民窮財盡而
義家藏充溢號為金穴公行賄賂犯 陛下之
禁而侵外事其罪七也義于各衙門請求不遂
輒言能以危法中之原任文選司郎中王教不

屈于義者也 陛下偶怒教而斥之為民于義
何與義與人曰我假此以處教耳明修仇隙竊
陛下之威而彰勢力其罪八也凡此八者形迹
顯露人所共知毒智禍機人所共恨其設伏假
借之巧聚慝朋奸之術譬如逐燈取影引磁吸
鐵形迹不彰而計畫已遂勞勞 萬乘徒為宦
者肥己之資天下搖手噤口為其積威之所劫
莫敢誰何張誠老矣義又言于人曰我且召張
鯨已而鯨至投間抵隙足令踈者親攀附鉤聯

足令離者合倘得乘乎醉飽遂其驅除死灰復
然雲焰共肆依附者必至于公行影借者且認
為已有昔馮保以臃腫愚人羣小附之尚且傾
動 朝端風靡海內今以義之黠佐之以張明
收合邢銳之遺姦圖洩張鯨之積鬱羽翼分張
包藏叵測復何忌憚 國家大事大半未舉而
使一二姦人居心脅之地朝野楚楚人各生心
恐天下之有變治亂之機實在于此如其勢成
黨協忠臣義士有喙三尺何補于時臣恐馮保

之不足言而竒禍之隨於後也 陛下自謂聖
智如神駕馭此奴如同駑駘臣請以往事徵之
如 憲宗之練達有一汪直而成化之治幾不
善其終 世宗之英明有一崔文而嘉靖之治
幾不善其始 二聖險阻備嘗信任賢哲而此
二閹人者猶得借疑似作威福賣官鬻獄權震
天下義之克邪不後二人 陛下防之如此而
彼猶影射朋奸竊之如彼使 聖意少有張弛
則彼之願售其計而求遂其私者豈肯偃然已

乎夫毒藥在山百果難殖蛇蝎附木雨露不滋
義輩之為毒藥蛇蝎明矣 內廷受其制伏外
議憚其虛聲衆口嗷嗷所恃者 陛下一人耳
臣受 國深恩誓以死報忘其卑劣直攻 君
側之邪伏惟 陛下察其無他亟聽所言奮迅
雷霆掃除妖孽將田義張明等俱令閑住或行
發遣其一千人等在內者併加斥逐在外者嚴
行提問庶乎威權不至下移姦謀不至上侵蠱
媚去則賢才自庸窺伺消則 國祚永謐寔

宗社無疆之福也臣即竄伏山林死且不朽
敬循職掌俯陳用人聽言之道懇乞
聖明采納以救時弊以慰輿情事疏

臣待罪該科以言語為職人才用舍皆得參其
可否竊見近日行事稽之古今治亂之繇徧咨
朝野衆人之論多有未愜臣不宜避罪苟容以
負任使願畢其愚夫人君所與共治天下者在
賢才書稱知人之難而詩戒成王必曰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蓋言陞黜人才務合天意不容以

私意與也 皇上至明在廷之臣孰逃 聖鑒
顧用人者不難於察而難於虛故捐成心去疑
阻始可辨妍媸而明駕馭自今觀之間有不然
不用者未必否而用者未必盡其才不聽者未
必非而聽者未必擇其善有一處分 上操定
見以應之衡纒所移即實者虛而平者陂若以
為工調劑矣而天下弗是也有一用舍 上或
稽旁聽以平之薰蕕所染即賢可疑而才可憎
若以為有獨斷矣而天下不服也若此者紛紜

牽制人人皆能言之鮮有究極其弊者臣竊思之而得其故蓋近世人才往往弊于權門自申時行之去天下人士颺飛星散莫知景從而諸君子者出而幹旋時事此皇上收拾英賢之一機也 朝廷之有閣部譬如車輪鳥翼本無輕重閣臣集思廣益而散事權於六部部臣奉公守法而采清論于衆人即祖訓詒謀何以加此顧諸君子自處太高嫉惡太甚而雅有依附者深不自安邪議蜂起創為一種銛巧之說

名曰趨附吏部以間內閣凡有時名併指為黨不逞者多其說遂盛 上雖疑而未信然部院大臣輒不合而每每即以黨責言者志士立行修名不免附和之嫌言官甄別扶持輒有齟齬之苦識者患之臣以為理安有同異人安有朋黨在 上用之何如耶昔晏嬰論君臣之交如五味相和八音競奏然後可以成治宋仁宗時言事者輒指人為黨仁宗不復記憶一切進用翕然稱治卒亦無黨二者本不足患而當思所

以救之之方材用雖顛轉移非難故議論相弊
則當救之以寬大得失相乘則當救之以貞固
患君子之難用而當國者敢于播棄不准于理
義此王安石之所以誤熙寧也知君子小人之
相爭無道以處之而務為調停此范純仁之所
以誤元祐也若夫當清論極重之時不因其鋒
鋦砥礪治朝而猥云相安中情不化且以為附
麗且以為垂忤竊恐正人終不得用而天下之
疑且益甚黨附之說且益行先是輔臣泰交疏

中固言務甄別矣攄愚忠疏又有恩威並用之
說區別等類其辭甚辨上皆優詔答之卒未
見用意指茫然下不能省區區有限之材恐不
足以當茲羈紲而入此隄防也是以小臣之有
志行足備任使者皆不肯溫黓為朝廷用而
才望大臣以去為高祇令柔默易制者黽勉以
從事曾不盡得真才之力其弊極矣若是者非
獨下之過激使然也宋韓維有言居陶冶之任
須有造化之心恩威並用而有意借權已為執

以救之之方材用雖頗轉移非難故議論相弊則當救之以寬大得失相乘則當救之以貞固患君子之難用而當國者敢于播棄不准于理義此王安石之所以誤熙寧也知君子小人之相爭無道以處之而務為調停此范純仁之所以誤元祐也若夫當清論極重之時不因其鋒鏦砥礪治朝而猥云相安中情不化且以為附麗且以為乖忤竊恐正人終不得用而天下之疑且益甚黨附之說且益行先是輔臣泰交疏

中固言務甄別矣摠愚忠疏又有恩威並用之說區別等類其辭甚辨上皆優詔答之卒未見用意指茫然下不能省區區有限之材恐不足以當茲羈縻而入此隄防也是以小臣之有志行足備任使者皆不肯溫蠖為朝廷用而才望大臣以去為高祇令柔默易制者黽勉以從事曾不盡得真才之力其弊極矣若是者非獨下之過激使然也宋韓維有言居陶冶之任須有造化之心恩威並用而有意借權已為執

術于胷中較之天地之無心付物終為不及而
又夾襍私意不以其道行之其何以能久貞臣
不能自立則雷同為合之人至一當其時豈有
不和試觀近事張居正申時行輔政閣部驩然
諂附之徒奉行惟謹姻婭義子皆可為公卿豺
狗蝮蟻皆可居臺省迨其事敗追憶厥圖于
皇上曾無鉛刀一割之用天下恨之有才如此
不如無有故整頓人才莫要于虛已誠能虛已
則事權自還六部而威福未嘗不出於 朝廷

孰敢陰有沮壞而不為我用者乎伏望 皇上
屏除猜慮不憚虛已一切往日可疑可抑之人
悉與自新付之公論竄斥必錄同異是忘執簡
以御煩忘我以御物所謂朋黨者自當迹滅心
融冰消霧釋不必日行 恩譴以明禁止也人
君所與共論政事者在言路禮稱諫諍有五而
詩刺周王則曰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蓋謂進言
之難自非明聖不可以口舌爭也 皇上至聰
言事之臣多見采用顧聽言者不難於執而難

術于胷中較之天地之無心付物終為不及而
又夾襍私意不以其道行之其何以能久貞臣
不能自立則雷同苟合之人至一當其時豈有
不和試觀近事張居正申時行輔政閣部驩然
諂附之徒奉行惟謹姻婭義子皆可為公卿豺
狗蝦蟆皆可居臺省迨其事敗追憶厥圖于
皇上曾無鉛刀一割之用天下恨之有才如此
不如無有故整頓人才莫要于虛己誠能虛己
則事權自還六部而威福未嘗不出於 朝廷

孰敢陰有沮壞而不為我用者乎伏望 皇上
屏除猜慮不憚虛己一切往日可疑可抑之人
悉與自新付之公論竄斥必錄同異是忘執簡
以御煩忘我以御物所謂朋黨者自當迹滅心
融冰消霧釋不必日行 恩譴以明禁止也人
君所與共論政事者在言路禮稱諫諍有五而
詩刺周王則曰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蓋謂進言
之難自非明聖不可以口舌爭也 皇上至聰
言事之臣多見采用顧聽言者不難於執而難

於容故獎孤憤明是非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免遺議自今觀之間有不然衆以為當言則忤於上而見罰而不當言者反見收衆以為謾言則借於下而示機而非漫言者未必信憎其掇拾往事則為浮蔓為飾詞為專闢是非若以為鎮靜有體矣而積鬱終於未平惡其推舉廢棄則為市恩為結黨為意在排陷若云主持自定矣而公論終于有歎若此者紛紜詰責人人皆知患之亦未有究極其弊者臣又思之而得其故

蓋人臣論事心雖不同而聽納之道但求可用言有足錄用之固所以濟時言無可采容之又所以勸衆臺省之臣官秩卑而閱歷少且其言事既無稽考又無程限故言亦可不言亦可迹之所混雖以條陳冗瑣亦可以充職弊之所極即為權要爪牙亦可以久居 皇上假以寬仁懷忠獨立之臣猶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况摧折以雷霆禁錮以編氓彼亦何利而為之乎頃者論事之臣逆料東征竟無救于邊臣欺侮

之弊哀祈節用卒無措于民窮盜起之時力請
朝講亦不能稍復常規而解中外間隔之慮凡
此數者事雖無補猶得盡言 上既不以為嫌
下亦不致於罪至于抗論時政不譴即罰鮮有
免者臣再三計之人臣比肩事君孰無得失終
日議事孰無可否豈必言無異說行無異迹而
後可前代治朝賢人君子未嘗不互相評議宋
韓琦社稷臣也而呂誨力詆其失包拯為宋直
臣歐陽修亦嘗論之唯其晚季權臣柄國力制

言官而其私人陰布腹心獻納則乘風排擊則
受指閑暇則取冗僻小官小事草擾塞責以度
歲月不敢少為崖異如宋之衰每一相去則言
者輒云更化之初貶斥相尋故以踈遠而敢指
摘乎時務未必非治朝以上下而盡徇乎國是
未必非亂世以無心聽議論則是非自消以采
擇視羣情則忠益自見鄭子產不毀鄉校而宋
陳瓘深斥賤臣圖柄臣為罪之謬意蓋如此明
主知其然故不憚屈己以召天下之言愛惜忠

義之氣以消權重人品可以無問而人言無不
可容固不肯屑屑然與之校情偽務止息也語
曰欲求其真存其似欲求其人存其類自古能
言之士非極治之朝鮮有自靖獻于君者故孤
言不當輕而正氣不當折于以存臭味而招儔
類若上以為罪而下之人又欲自剗意見以
求其平數年之後天下之公論盡矣目今機巧
之士已有美言于兩姑之間希旨於冷淡之事
以行嘗試世態悠悠必尋舊轍藉如往者張居

正等輔政居言路者曷嘗不哆口論事時見褒
嘉而一朝相反揆厥所懷大半為身謀而代人
遊說于皇上曾無毫毛藤葛之利天下恨之
有言如此不如無有故主持國是莫要于有容
若能有容則公論自還天下而美利咸在于
朝廷孰敢陰有趨向而不為我言者乎伏望
皇上矜宥羣情不與衆較一切後來議政論事
之人悉加酌納一無所問是固必行非亦免罪
不以尊卑定從違不以同異決喜怒所謂是非

者自當混同一致醴和羹調亦不必明示 戒
諭以成沮塞也臣竊見在廷議論 皇上深所
厭薄而朋黨之說漸行顧前代黨禍最酷言路
通塞無常二事皆臣職掌之最大者故不避
宸嚴極論其弊赤心剖露殊非掇拾浮言以欺
君父濫求充職者懇乞 特下臣疏與閣部大
臣議之如臣言可行臣職已盡即謹斥何憾
熟計倭情極諫東封之失懇乞 聖明
嚴賜斥絕速圖防禦以預邊患事疏

臣於去年八月中疏論倭貢當絕部議是之已
而請封之說起科道交章力爭兵部覆疏具稱
臣等直待行長歸巢經畧督撫按官辨驗表文
具奏仍題會集廷臣詳議可否臣因竊計此事
介在海外姦人飾說貪功表且必至如經辨驗
再復詳議決不曲徇紛紛脫空吊詭之事又當
自破且姑待之不意總督交代之後有恭報倭
情一疏具稱表文既出兵已不可復用而差人
議封當事者遽使人抄其表副信為必真不復

辨驗俄而會科道官于射所臣已驚訝詢之則知許封覆疏已上言告於衆耳臣與二三同心者悲歎憤惋以為此國家何等大事而推擾輕信如此謀國者當集思廣益務求萬全倭素狡詐能保事事皆真耶本朝通倭多在閩浙而一旦議之於朝鮮開此捷徑以啓戎心能保數年無悔耶此皆當事以身任之不以為意者臣請推情校理明其不可議于上前此事一誤便當瓦解皇上當自思自斷不可偏主他人

也科臣王德完已稟言之臣再申論議者云倭畏威悔罪恭順請封皇上以為然否天下豈有滅人與國而求人和好者乎譬之鄰家欲命酒招邀而先笞戮吾僮僕也封之是受侮而封也議者云倭必欲封不封則倭且至皇上以為然否天下豈有脅人以威而求人錫予者乎譬之操挺杖而談揖讓也封之是受脅而封也議者云封事峻絕則朝鮮之危亡立至若然則朝鮮當欲之何為李昞有賊情疏而陪臣金晬

等哭泣上書也藉言賊情疏中所開皆閏十一月以前情節晉州慶州二役曾該經畧奏報而今春要犯天朝等語皆出于去秋人口亦難盡憑然疏稱忠清道之戰在于閏十一月中而葉靖國稟帖又稱正月入犯斷然疑朝鮮信日本而犯亦可封戰亦可封是封事無與于朝鮮也議者云關白欲厭服三十六島之衆故求封典詢察倭願委止請封不知逆酋必待封而服島夷則不勝內顧之憂不能取朝鮮能取朝鮮必不藉封而後定區區名號而欲羈縻姦雄必無幸矣是封事無關於制御也議者云許封許貢先朝故事臣又以為不然先朝之封倭也真有可據今日之封倭也全屬無憑不論其事之真贗而論其封之可否豈非迷瞽是封事難同於典故也議者云倭戶盡歸而後封一人不歸亦不得封即令其然臣不謂信去歲之言倭歸者何啻數四而西生屯聚釜山生養未嘗遷徙儻姦人急於成功捏稱盡歸數千里之外

孰能辨之是封事難憑於塘報也又甚者許儀書中稱闕白專以假和偽降取敵國臣觀朝鮮于釜山置倭戶而陰與交通正以講和遺毒手者倘逆酋襲其故智且封且犯何以待之安知封之果不為兵機也四夷重譯語多龐雜而表文似出華人之手既云比照舊例又云永獻海邦之貢封貢牽連藏頭露尾而諸臣付之不問安知封之果不為貢也倭與經畧書有和親二字又以媒稱沈惟敬而謬言兩國和好即是和親雖經畧以書辨之而金晬書中所謂必不可聽之說猶指和親為言 皇上試問諸臣封事何與和親惟敬何名媒妁浮言何時遽起日本文義何為不通藉言華夷不同文則表文何復明白在表文求封貢則真在私書稱和親則誤豈非矛盾使四海風聞天朝與倭和親蛋女鮫人妄有匹擬豈不貽臭萬年耶姦人苟且圖事口許者百千奏聞者一二欺蔽之罪上通於天安知封之果不為和親也東征二年 皇上試

問闕白果係為誰或言篡弒或言毒死信口信
耳種種差訛目今朝鮮疏稱平秀吉子闕白而
表文闕白即係秀吉淫名詭說邈不可知姓氏
難明死生難辨欲據之以頒龍章而造 天冊
無怪乎禮臣之衡命也昔宋人以兀卒嫌名不
肯封夏而阿骨打初起或勸受遼封以自張倘
逆首以非類不可知之名戲狎 天朝而陰邪
揄于醜類其何以堪之安知封之果不為狎嫚
也臣不敢以蠶氣愚衷排突主計而標是十者

虛心思繹竟無一可昔人受降如受敵而夷狄
自古無信藉令倭真有心尤當倣備而今也在
沈惟敬則日行催促不得不止在總督則急議
撤兵唯恐其疑在本兵則一見表副決以為的
滿 朝咸以為不可畧不顧恤凡舉大事必順
人心此豈軍機竒秘不謀於衆者耶臣竊異之
所以然者蓋沈惟敬本一市井小人當事者不
宜赤心過聽俾之間倭加以宋應昌之鄙闇碧
蹄既敗李如松不肯復戰不得已而用惟敬之

說張浮駕誕月異日新貢之變而為封也非倭意也封之斬而不貢也尤非倭意也以惟敬之姦專粉飾而恣口語足以惑本兵本兵誤同其事圖徼倖而期結局且以全經畧是人臣各相為謀而于皇上無與也于國家榮辱利害無與也且封典成則功績弘多封事偽則首尾衡決經畧以騎虎之勢暗邀其儔而李如松以同舟之情陰主其事如松大掠朝鮮家富敵國其子將輩獲且不貲併欲得封力足以傾公議而樹私交此又人臣挾私以謀公有侮而無忌忠臣義士之所共恨也伏乞皇上勿為諸人所惑蚤與倭絕倘或疑之願下九卿科道詳議若恣其所為蒙蔽必甚經畧得之以脫身總督必效之以行事提督藉之以論功中外必指之以解體盟誓一渝則國事隨之雖有智勇亦未如之何矣或問若罷封貢則當用兵無兵無餉又無將也且柰何不如姑封之而圖戢守臣應之曰自古議和必以此藉口而北虜款貢

亦曰吾欲云云已而偷情廢弛無復問者蓋兵
戈擾動尚求苟且一經翫愒孰肯勵精有生養
教訓之方而操圖大定功之筭此以望于忠臣
竒士非可旦暮遇也今薊遼勝兵尚多堪用而
邊人可將者不少申飭海防儲峙遼左訓農講
武示朝鮮以必救之意無復輕進倘倭若來則
當與戰豈總督非封貢不可為耶今也虛事將
成重使當遣接踵相尋皆為耻辱毫毛不副便
是兵端竊恐諸臣之不得弛檐而大罪且至也
人臣盡忠事 主如其懷不肖之心徒大言以
撓 國是 二祖神靈亦必殛之臣也慳款愚
忠請事斯語伏望 皇上少留睿意詳賜覽觀
社稷安危在于此舉不容有悞臣不勝激切之
至

越奏太繁懇乞

慎宸斷申律例以尊

朝廷以肅法紀事疏

臣等按 本朝律例最重越訴之禁凡有詞訟
必由本管不許越本管而稱訴不許非叛逆機

密而驀越陳告不許隱下被人奏告緣由牽扯
別事赴京奏行別衙門勘問不許隱下壯丁故
令老幼殘疾婦女家人抱齋奏訴違者有罪枝
分節解防峻慮周故 御前之奏登聞鼓之設
自非大逆大寃無或輕瀆也有之無或輕徇也
臣等待罪該科見民本踵至輒為歎息不意近
日益復紛紜是月之朔有四川武隆縣為民官
楊禹卿奏矣又有湖廣宜都縣問遣序班李豸
奏矣二疏皆下之法司先是一自有浙江龍游

縣民馬良桐奏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着都察

院轉行該撫按官仍立限與他查明具奏欽此
已有 宸斷臣等宜可以無言第看詳三奏俱
以茹哀膚受之詞極其控籲牽纏之狀事隔于
數千里之外而兩造未明固難以懸斷其非情
經于數人之手而衆見俱差亦難以臆測其是
臣等已少為評議抄送法司已而不能無感以
為此間閻小人一旦持片紙走 京師叩關而
請如李豸禹卿猶付之法司揆以理法猶失不

俱失也馬良桐乃自內批行事據例言之良
桐也者安知其果有鬱抑之冤安知其果無隱
下牽扯之情其奏中云抄詳屈允完贖則是撫
按問結之人又復轉行恐非無礙衙門之比掘
塚圖地固為重情而五命疊殺未言執證一人
輕訴明旨輒頒事體雖微關係甚重夫至尊
而不可瀆者朝廷之體也至訛而不可詰者
獄訟之詞也故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必
其立三日而後聽呂刑有言察辭于差非從惟

從此豈好為疑難哉良以姦嚚之心不可撓而
聽斷之道不可易耳當今民間辭訟始于州縣
達于藩臬問擬即非一人招呈亦非一日既而
撫按詳議恤刑平反比至法司更易多方而後
上請以小民之獄而得聞於天子良亦至
難至慎矣今也一妄男子上書輒不下部而行
撫按毋論本管失出入之罪豈以為其冤難
白而法司不足辨耶則法司為虛設豈以為其
事真冤而撫按不為理耶則撫按為曠官皇

上操一念清問之誠而任德於膺臆之見徇一時哀矜之喜而忘情於訊鞫之煩徒令下失其職而民失其道其何以正人心肅綱紀乎且弊俗嘗易於作偽而健訟不憚於再三試觀近事姦民孫應時妄指他人為姪虐捏謀殺親叔賈奏兩次干連三省既至勾查黃冊審明里甲事皆虛而後伏其辜據其初情則殺叔奪嫡可謂極冤究其事實則駕誕張浮杳無景響人情險譎何所不為舉此一端亦可概見而謂來者

必冤冤者必訴則亦過矣臣等稽覈民情採摭聽睹以為訟之說萬變而其道不越兩端有訟出于冤而情非得已者有訟出于姦豪而得已不已者冤民以憤恨之情無緣飾之術而其辨白也有迫斯言其問結也有情嘗忍見獄吏則悲苦聞箠楚則戰慄以是人而直于州縣府道斯亦幸矣况撫按乎直于撫按斯又倍幸而况能刻畫文辭重趼千里而唐突至尊乎惟夫姦雄刁悍之民恃其刀筆挾其朋黨小有不遂

則斷斷而起事期必訟訟期必勝力足以撼搖
州縣之吏而流傳訛偽又足以亂撫按之采訪
言足以簧鼓上下之人而貨賂把持又足以致
貴顯之談助彼之藐視九重而輕擬直鼓不
以為肺石且以為利器矣故一越奏也抑之未
必有枉而行之未必有益此風一倡姦民唾手
有冤者或不能鳴而挾私者殆且無忌良民耆
老雖快睹日月之照臨而單族愚氓亦且蒙
雷霆之震動苦懷抑志未必徹于覆盆而巧詆

深文必且聚于犴狴是率天下而訟也 皇上
必以為民父母親睹其冤解網埋胔 聖德無
外此不過令撫按一鞠之耳夫亦何傷臣又以
為不然刑獄之難平久矣以法繩之意指猶或
傾側以公臨之喜憎猶或差池藉如撫按批詳
自非極誤居其下者亦有承望風旨之弊若
天語諄諄臨之在上百爾官吏孰無成心觀望
之念豈足以辨曲直之辭一偏之情豈足以明
三尺之法欲其執法平情守官衡命是誠難矣

且其獄久歸結訟又新起文移重沓既苦搜尋
干證無辜又復拘審使情皆真實貽累已多如
事涉姦欺所失滋大胡可以不慎也故是數人
所奏臣等蒞之以無心而稟之于明法固不敢
以意寬之以意宥之也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守
之尤不願 皇上寬之以為嚴宥之以為德也
語曰養苗去莠止沸去薪曾是細民奚足論列
而臣等故為嘒嘒良以事故無小辭故有差而
仰煩 明旨如此何可忽畧臣等不勝惓惓伏

望 勅下法司將良桐等所奏其奉 旨轉行
撫按者俟其回報少有涉虛從重擬罪餘者皆
嚴加鞫問勿得輕徇轉行本處以滋煩擾以杜
妄訴之風以絕遊俠之志仍望 陛下凡遇此
等奏本一切下之法司俾其據法問擬量為行
止不必徑行撫按庶乎 國紀益肅 聽覽不
煩姦宄潛消窺伺不作是誠慎刑罰尊 朝廷
之大端也伏惟 留意詳察

且其獄久歸結訟又新起文移重沓既苦搜尋
干證無辜又復拘審使情皆真實貽累已多如
事涉姦欺所失滋大胡可以不慎也故是數人
所奏臣等蒞之以無心而稟之于明法固不敢
以意寃之以意宥之也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守
之尤不願 皇上寃之以為嚴宥之以為德也
語曰養苗去莠止沸去薪曾是細民奚足論列
而臣等故為嘵嘵良以事故無小辭故有差而
仰煩 明旨如此何可忽畧臣等不勝惓惓伏

望 勅下法司將良桐等所奏其奉 旨轉行
撫按者俟其回報少有涉虛從重擬罪餘者皆
嚴加鞫問勿得輕徇轉行本處以滋煩擾以杜
妄訴之風以絕遊俠之志仍望 陛下凡遇此
等奏本一切下之法司俾其據法問擬量為行
止不必徑行撫按庶乎 國紀益肅 聽覽不
煩姦宄潛消窺伺不作是誠慎刑罰尊 朝廷
之大端也伏惟 留意詳察

薊丘集卷之三十四終

薊丘集卷之三十五

薊丘王嘉謨伯俞 著

門人關中盛以弘子寬

友人濱州王文運子相

弟 嘉詔奉孺校

碑二首

明德祠碑

傳曰有能為民捍大災禦大難者則祀之故祭
必有物古之道也河于中國為患日久神禹而

後治之者代有其人其功利雖遠迤不同祀故未足以報己昔劉康公勞趙孟于雜汭見禹迹之芒芒難明德之姚遠夫禹也洪荒草昧水土不分于是濬川導河醜渠澹蓄焦勞愁苦殫盡物力足跡徧天下民乃康食功冒於天地德之在民瑣瑣何足以云後世諸人竭其才力當一時之急紆籌策以救民于陷溺之中即其力之甚勤德固未艾亦未易言矣蓋河之能為利害甚著也因勢利導與之變化堙其可堙導其可

導總之為民遠禍者近是力固難程迹亦多軌而俾之害去利存民安事定則德歸焉耳譬之絲紵其經緯糾繡不可尋繹順而求之厥理則存故績易成而民利賴之此治河之大畧也汴瀕河治河歲數萬計圩岍堤防踣焉碁置近號無事僕奉職二年備諳其狀凡先司河之往迹靡不稽考鮫鹿川虞靡不徧歷頗能言其畧偶從市中見中丞山陰王公吳郡章公祠父老具言二公有功于河甚具河決沙灣山陰開越河

以醮之捷土石塞沙灣濬河以放于呂梁決中
牟相大梁築堤四十里汴竟無患決杏花營柏
于汴之南民涵甚吳郡身自督衆以襦袴負土
繕修南堤民賴以免汴之不為河則二公之為
也僕觀掌故河決數十茲二役也震于故都而
周宗士民百萬繫焉咸以為二公功然使河有
大梁則溢溢而南如徐邳何而導之呂梁救之
汴口非獨為汴也切身則辨循迹則思民惡可
強乎若其決之杳冥而圖大定功以利賴于無
窮則俟之君子云爾俾其不忘嚮于己以為德
迹之多軌何可盡也開封尹劉君合祠二公于
吹臺之偏為屋者三如寮者二而名曰明德因
謂僕曰敢告司河民之不能忘二公也彌甚何
居僕曰夫德也因其急而急之則深因其緩而
緩之則固為人上者曾不喭然奪民于水事以
齋不祥亦已幸矣况即其阡危而生全之出之
水火而予之軀命其誰能忘之沙灣呂梁之役
沛滯宣淤使凶悍者濺濺以至于海可漕可閘

夫非異世之奇成赫赫之功者非耶登堤而南
夫其遺之芊芊而望之齷齷則迹不可泯而形
勢不易循也杏花營之難舉手投足若將不暇
所謂救之于陷穽者語曰功近德遠功與德豈
有二哉緩急既分民不能忘則近遠者進矣昔
桓譚著漢末治水諸家人人異辭然皆有當于
利害之故非一迹于古唐宋治河歲費金錢數
百萬卒不得要領河之難治如是故迹有萬變
功貴宜民非急難而行非常之事則嗷嗷之資
也知循古而實力于不必然則罪戾之尤也利
盡四方食其報于一二則崇德之難也于今河
公亟震漕事多艱民日役于河睹成功之不易
則知二公德政最多不具論論其有事于河者
劉君以僕為知言因銓次其說併為迎送神辭
三章以侑祭云其辭曰
采芳蘭兮青青佩江籬兮頽杜蘅羗新宮兮延
佇企靈修兮杳冥揄瑤箏兮陳鼙鼓列芳馨兮
充廡紛屢進兮迭舞日宵宵兮飄靈雨東風洽

兮搜搜何九州兮可留蹇前乘兮安驅嗟總總
兮馬求

右迎神

日晻晻兮柰何望眇眇兮水增波謂河公兮安
留俾靈修兮婆娑駟鸞皇兮馭赤螭飄翠羽兮
鳴全支神之來兮委蛇一醜清揚兮若自持緬
新宮兮芳藪繁五音兮回首嘉民生兮我思錫
純嘏兮孔厚

右降神

雲容容兮黥且深日既暮兮愁人心愁人兮柰
何靈連蜷兮蕭森謂鴻泉兮閔我民必安流兮
無不仁宜五穀兮永康思明德兮常新攀文駕
兮遭迴風飄飄兮下來儼前途兮高馳空瞻望
兮安之

右送神

顯忠祠碑

語有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蓋君子之謂也君
子生非其時或當天地屯蒙之際為人上者又

助天而不自為則受其弊此固未易稱數矣身
所嘗試禍患隨之豈獸時命之謬乎彼固有所
與也不佞巡歷中州且竣屬河北藩臬大夫為
言楊公懷慶河陽驛寔公葬地應祠不佞因求
之掌故公諱源江西豐城人按察使瑄之子五
官監候也再疏逆瑾其言無所避斥為國賊遂
蒙杖戍竟死于途天下悲之或曰公於官守
其細已甚直稊米之在庾廩耳而死于諫死亦
奚益嗟乎運有必至否泰是也時有循反晦明
是也乃其所操不可知而嬰之杳冥力之蠹沒
則舉世以待盡庸有旣乎 國家之利賴匪其
臣無與而臣之操術也奚彼其紛競是為肺腸
自有甘暝于富貴衆方車駁行惟蝨首繫誰不
死其何基焉故死有重于泰山亦有輕于鴻毛
固不同也 孝宗任賢不疑愛民無倦德政畢
張刑法盡地深仁厚澤溉灌于人心貽子孫萬
世之安猶高山而四維之也既而皇天忒命時
運密移 武皇寔克承之奄人秉烜赫之權鼎

足甘覆餗之辱朝野抃抃幾搖龜鼎雖云數有所返亦足以明人力之不競矣 祖宗在天豈其不恤而惟亂之是從抑亦付于能者曾莫之與則忠臣義士之責也公也以螳臂之微抗滔天之勢彼奄人也者手挈司命倜然以自居不施何為然名義世所共嚮也振積衰之習明報稱之宜又衆望所易遷也持采定名聲之為賊指天地以為徵加鎔錙于其頸公之所有者死耳卒之 社稷復安妖氛聿靖則有以藉手豈

徒死乎史稱公歿於河陽內子度氏斬荻厝於驛後而河陽人言嘉靖初河決漂沒數千家墓不知所在頃者孟縣上言墓舊在王氏古城內即今驛東門也于是就而祠焉公躬之不恤遑慮其他此可以無論已夫高山聳萃雲霧叢生百卉同壇香草先落處世之難豈獨烈士哉公之守官誠為眇小而一旦排擊乎上下引大以為基為時而正命即身非已有命不足言以國家為重輕尚復何云故身死說行俾 武皇

洊雷之威必行于下而姦人不得逋其誅雖云
不遭莫非命也一屈一伸奚足多校倘也持不
可知之物曾不折心蔓草神叢且浸假成其志
柰何乎而 國家且與之 敝豈直于窮如漢唐
季世是已今海內多艱 聖明在宥采忠賢之
遺迹監政事之得失于以弘經綸而造時命固
所急也故芝醴不擇地而生杞梓不隨時而變
公也有靈新茲廟貌雖僞馬行旅庶幾飄然反
於斯乎願望兩河蔚蔚芊芊所遭不可以倭拘
其志固難知已因授兩大夫記之系以詩曰
於鑠天命有授必先匪其異而維時不遷載往
載來載塞而啓若或導之其誰有牙無兢惟人
不易維臣彼方焚溺力濟艱屯熹微而陽孰杌
而定匪有忠貞孰貞其勝赫赫 有明卜世萬
年 孝宗御辨德聞于天靡澤不流靡化不泮
貽我鴻嘉用光大業何平不陂盈具以時新命
不惱若或承之有社而鼉有虺且廷百爾多方
虢虢不寧氛霧晦冥公私菌縮比擬蠅聲紛綸

猗廉公也孤憤不有其躬爰自下位冒言造攻
聲罪執詞激清 君側號召 天誅用縻 國
賊誰言曰蝕匪云自卑薶醢不憾道殫曷辭公
也雖亡人誰不死以此微軀昭報不訾蘆荻何
親 國憲何讐河水潺湲悲此遺址魚媵龍吟
貽恨千載封樹伊何餘靈如在 褒嘉忠謇
烈聖所崇何獨沉淪或命不同有壙者阡新宮
載構匪公是安式光其舊時耶人耶公用念止
此邦永懷壹心致祀有焱浮雲公其徠思言觀

其祈畫羽倭遲世與多艱圖新未艾公若不忘
職思其外我陳我詞維德是欽示彼後人匪直
于今

設論二首

鏡機子對

客問於鏡機子曰士之行身其有道歟或嚟白
不污且溫蠖以自完也夫璠璣珪璧雖有華飾
之翫亦多确折之虞蘭芷衡杜雖有芬苾之用
常有權弃之害故察時而動不以身苟試哲人

所以存其身比類而居不與物苟安志士所以
暢其情故與其蠢躍而炫鬻也不若藏輝而斂
羽與其龍驤而越滌也不若緣督而從萬蓋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淑德之郵唯善與惡故鳥有
鳳有鸚魚有魴有鱣今必屏行於一跡集道於
同歸是則過矣火既煬又從炳之疾將僵又重
疹之是誠無益于得失之數不給于補益之術
也夫自然之軌千聖所由同異之分一理所貫
故君子睹滔滔之濫觴曾不以一手擁江河悲
大樹之披移曾不以樸邀挽枝柯吾見子之溺
意于自持枉轡於局促也願聞保身之要而已
鏡機子曰唯唯否否夫擇義而處四德咸備吉
凶所以易知養恬而知百慮共致明哲所以自
保君不見夫騶虞之為物乎魁阜自絕氣協靈
期故栖珍館泰玉芻可出斯徠也窟空莽混草
木時謬則遊也使溘續可驂利何異于馬牛使
甘美可餌害何異于羊豕物則有然况于人乎
今也慮白心之拂時欲甘處於黠黠思清出之

召憂欲襍糅以自愚計畫工矣蹈道則未也夫
先天弗違大聖之德善必先知至誠之神有燎
原之勢則嚮邇之念絕抱膏肓之病則藥石之
技退故審其才消息自與福同觀其時動作自
與祥止席珍之美曾不得與瓦礫同登非美不
及醜也惟德之馨曾不嫌於蕭艾共焚非枉不
異直也是以君子知天則之自然不敢信而求
也焯燿之行浮灑之談見其自然而不然其所
當然悟人倫之同異不敢順而聽也嚮校之趣
流遁之辭見其有可而不可其所當可故水之
為害漂疾洸潰放于龍門極于三江雖篙師手
格然岷山之源小僅甕口樹之將摧枝葉菸邑
擁腫交還雖老圃技窮然本必先顛間不能寸
故身之有元氣所以安百支榮面貌也其存也
雖清羸疴瘵不為憂其亡也雖秀昌閑麗不為
補人之有知見所以定趣操辨凶吉也其來也
雖纖縵鉤芒不為微其成也即龜筮筭茅不為
顯故多岐之亡羊孰若謹闡牢之出入萬人之

呼鷹孰若閉絛籠之縱捨夫得失兩端善否懸
衡故有失于得無失于善有得必失未有憂其
不得而求免其失者也去善即惡未有虞其善
孤而可參于惡者也珪璧璠璣愛其文彩則緹
緯之龍薰積之藏不肯以暗而投人也蘭若杜
衝愛其芬芳則鹿醢之質三年之養不肯以芳
自銷也故曰智鳥色舉終免網羅之患枯魚坐
泣寧受驕餌之愚不為鳳衰寧為鸚萃既知魴
羨寧甘鱣惡古之人有懼溺而自投于水懼戰
而自殺于車非不知也處知則愚矣故心恬則
知明蓄疑則意蔽回措無術耳目之官斯損顛
沛失所喪心之禍斯大吾見子之以害相隨以
智自毒也諺曰上山斫檀梳標先殫其是之謂
乎

谿父對

王子游于筍水之谿有老父焉方藉草而漁其
視王子無有也王子曰子何自而漁谿父曰子
何與吾事吾漁有年矣無為而能若是王子瞿

然異其言也因謂之曰子所言善矣子奚道而窮抑命耶固意好之也谿父曰吾願仕久矣觀古今之治亂多矣無以異乎吾漁王子曰嗟乎治天下者乃不異于漁耶谿父曰子固未之知也今夫博者挾精擿思專視枯木然而營壘撒約常有必敗形家揣厚薄胍高下視龍之形如指諸掌然而陰陽堞堀常有必失何則意之也治天下者奚以異于是哉惟其不然故賢者之與不肖同略而爭能共塗而角智以交弊于前非徒弊己又且害治今之治天下何其衆也古之人已往矣已滅矣必求其滅沒之景以為規難行之事以為轍古者不可復而今者徒自弊也又譬之善畫者唯其見形而寫之也標粉繪丹艸以貌不知之物恣濫磅礴而已矣又如善曆者唯其得筭而約之也寒何以寒暑何以暑朔何以朏而晦何以望固不知也必求其數豈徒焦勞無益必害于曆故聖人之為天下也無為而才自然夫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聖

然異其言也因謂之曰子所言善矣子奚道而窮抑命耶固意好之也谿父曰吾願仕久矣觀古今之治亂多矣無以異乎吾漁王子曰嗟乎治天下者乃不異于漁耶谿父曰子固未之知也今夫博者挾精擿思專視枯木然而營壘撒約常有必敗形家揣厚薄脈高下視龍之形如指諸掌然而陰陽堞堀常有必失何則意之也治天下者奚以異于是哉惟其不然故賢者之與不肖同略而爭能共塗而角智以交弊于前

非徒弊已又且害治今之治天下何其衆也古之人已往矣已滅矣必求其滅沒之景以為規難行之事以為轍古者不可復而今者徒自弊也又譬之善畫者唯其見形而寫之也搽粉繪丹釵以貌不知之物恣濫磅礴而已矣又如善曆者唯其得筭而約之也寒何以寒暑何以暑朔何以朏而晦何以望固不知也必求其數豈徒焦勞無益必害于曆故聖人之為天下也無為而才自然夫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故聖

人去甚去泰去奢何以明其然也今使十人為天下智者愚者敏者鈍者馳者守者彼其蓬氣蓬心豈不欲事事而為之物物而理之哉而民且大駭新為規矩制度以治之必併其舊所為規矩制度而亂之新為泉貨斗符以利之必併其舊所為泉貨斗符而害之新為經書條教以教之必併其舊所為經術條教而壞之賢者欲行其意不自知其過愚者不見其利徒聞變其事事未成而意已甚利未得而事已弊此無他則天下不可以有意為也雖然世固有託于無為以恣其無忌憚之心者弊之所極害何底止是將以秋儲之局而賭一擲之危利千金之賂而葬人龍角以干大僂也豈不殆哉故好治之君不可有欲速之志得時之佐不可乘一己之見即使堯為君舜為臣猶不可有為也何則神不可以居也故善論治者必求之希夷寂寞之地善為治者必養其熙怡清淨之體又譬之養生者時饑飽慎起居節喜怒以至于百年老死

尚恣于酒色勸于嗜欲是自伐其神氣者也不
然而引導三奔响吸曲伸非無小利精氣日蹙
與自伐者何以異故神仙之術必完元氣堯舜
之治不事意見由此觀之奚以賢于漁也王子
曰善敬再拜而去作谿父對

蘄丘集卷之三十五終

